

国内首部描写三门峡工程始末的长篇纪实文学

悲壮三门峡

靳怀椿 著

作家出版社



靳怀培

著



悲壮峡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壮三门峡 / 靳怀春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3.3 (2013.8重印)
ISBN 978-7-5063-6827-8
I. ①悲… II. ①靳…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8684号

悲壮三门峡

作 者: 靳怀春

责任编辑: 贺 平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240

字 数: 200千

印 张: 18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063-6827-8

定 价: 31.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一

今年5月，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组织了“中国作家南水北调东线行”采风活动，靳怀堦是采风团成员之一。采风团里有两位同志的名字与“春”字有联系：一是河北的李春雷，春雷一声震天响，这几年写了许多好报告文学；一是怀堦，怀堦供职于一个特别绕口的单位——水利部海委漳卫南局，全称为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漳卫南运河管理局，是一名专家型的水利官员。也许是怕“怀堦”与“怀春”同音引起歧义，怀堦一见面便声明，此“堦”非彼“春”，此“堦”乃地边上用石块垒起来的挡土的墙也。

采风团每到一工地，都要与建设者们进行座谈，怀堦提的问题既专业又到位，对大家很有启发，于是，每次座谈会，我这位领队都要点名让怀堦第一个提问。怀堦是典型的北方人，实在又幽默，开朗且不乏严谨。他很谦逊，说自己是水利战线的老兵，但在文学战线上却只是一名新兵，或者只能算是个文学爱好者。

夏去秋来。中秋节前，接怀堦电话，告知自己写了一部反映三门峡水利工程的报告文学，作家出版社已列入出版计划，嘱我为其作序。我说“序”不“序”的再说，让我先读读作品。

《悲壮三门峡》是我第一次读怀堦的作品。阅后的直感是心好像被三门峡的滚滚波涛撞击了一下。这一撞击，便有了对报告文学创作的些许感悟。

一个好的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备好的感觉——我所说的“好的感觉”，是指作家对于题材的判断能力。我不赞成题材决定论，但报告文学题材绝对有大小、轻重之分。题材选得准不准，是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前提。怀堦选中三门峡工程这个题材，不仅仅因它是新中国成立后

水利建设史上第一个水利大工程，也不仅仅因它是“万里黄河第一坝”，而是因为这个工程从规划设计、下闸蓄水、投入运营，“质疑与非议，谩骂与指责，揭露与清算，几乎没有停止过”。直到今天，依旧褒贬不一，褒者说它保证了黄河下游地区的岁岁安澜，在防洪、防凌、灌溉、供水、发电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效益；贬者则将它归罪为造成渭河下游平原和库区几十万移民不幸与苦难的罪魁祸首。正如已故两院院士潘家铮所评价的那样：“三门峡工程像是一座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刻下了中国人民治理黄河的迫切愿望和坚定信念，刻下了为探索治黄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刻下了为挽回败局所进行的艰苦斗争，也刻下了留给人民的宝贵经验和光明前景。”三门峡工程半个多世纪的曲曲折折、风风雨雨，可以说是新中国水利建设的一个缩影。《悲壮三门峡》在《大江文艺》杂志发表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从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工程院院士钱正英等水利专家，到一般的水利工作者、一般的读者，都表示出了浓烈的阅读兴趣。因为，三门峡工程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引起了他们的反思。一个能够获得广大读者关注的题材就是好题材！

好题材不一定就能写出好作品。三门峡工程引发了长达几十年的争议，它曾经差点被“泥沙之剑”斩于马下，其间经过两次重大改建和三次运行方式的调整，才起死回生，代价沉重，教训深刻。有着长期从事水文化研究积淀的怀堵，用他敏锐的观察力和多维度的思维力，无论是塑造人物，还是叙述事件，都能做到举重若轻。他没有仅仅纠缠于工程的方案之争，而是将浓墨重彩用在光荣与梦想、坎坷与失败、辛酸与无奈的描述上。特别是他不吝笔墨写到了三门峡工程冲破泥沙的包围重新崛起——切中题意：悲壮三门峡，悲壮者，哀而雄壮也！正是这种理性而又饱含激情的叙述，让读者的心潮也像作者的心潮一样“随着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得失而跌宕起伏着，或激情似火豪情万丈，或怅然若失沉痛悲怆，或峰回路转雨后彩虹……”于是，读者也像作者一样去回望历史，触摸历史，叩问历史，反思历史！

我一直认为报告文学是“走”出来的文学，这里的“走”指的是采访，我甚至有些武断地认为，没有采访就没有报告文学。前些年，在创

作清末北洋海军历史报告文学时，尽管李鸿章、丁汝昌、邓世昌这些人物已经作古，但我还是去了他们的故乡（或纪念馆），哪怕在他们的故居（或坟墓）前伫立片刻，感受一下从田野吹来的晚风，听听他们的后人讲述先辈的老故事，那种不寻常的感觉对于创作依然是十分必要的。为了创作《悲壮三门峡》，怀椿在采访上是下了大功夫的。在多年积累的大量文字资料的基础上，他不辞辛劳，不厌其烦，“三上三门峡，三访母亲河”，多方访问当年的建设者和今天的管理者，充分掌握第一手材料。正是借助于这种苦心，他才能拨开历史的迷雾，看清了跌落在时光深处的人物与事件的原来面目。正是借助于这种认真与执着，他才能发现关于三门峡工程的不少说法是捕风捉影，甚至于凭空臆造。他“力求用公平、客观的眼睛，透过想象看本质，不溢美，不隐恶，不为尊者讳，不为赢者讳”。于是，他笔下的人物，如周恩来、钱正英、张含英、钱宁、王化云、林一山、黄万里、方宗岱、温善章、赵业安……一个个栩栩如生，可信可敬。我特别赞赏怀椿将“反对派”的意见写足写够，将工程的教训分析得颇为透彻，这都是历史留给后人的财富啊！

怀椿是个水利专家，同时还是个水文化学者，我把他的写作称为“专家型写作”。这些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一旦插上文学的翅膀，他们写起本行业的作品来便会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换位想想，如果让我们一些门外汉去写三门峡工程，光要把半个世纪来三门峡工程发生的事情说明白都不容易。在水利战线摸爬滚打了近三十年的怀椿，深深了解三门峡工程症结的核心是什么，拯救三门峡工程的办法又是什么。即便是自己还看不清、说不准的问题，他也把客观事实和不同的观点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去思考，让时间和历史去检验、去证明。怀椿自谦自己的作品“理性有余，感性不足；报告有余，文学不足”。《悲壮三门峡》是部专业性很强的作品，我以为类似的作品首先必须把专业问题说清楚，如果连专业问题都说不清道不明，读者读得一头雾水，再“文学”又有什么意义？当然，就《悲壮三门峡》的文本来说，并非十全十美，结构更巧妙一些，叙述更“文学”一些，手法更多样化一些，下一些功夫，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再者，我认为每部报告文学作品都是有

一定范围的读者群的，《悲壮三门峡》如果能让广大的水利工作者爱读，再加上一些一般读者，足矣！

《悲壮三门峡》是怀椿的报告文学处女作，起点之高，出手之不凡，令人欣喜。我对怀椿说，当前报告文学创作正处于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之际，快快投入到报告文学创作队伍中来吧，经过一番“冲杀”，你一定会成为报告文学创作的一员骁将！

是为序！

黄传会

2012年10月20日于北京

作者系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著名作家

序 二

运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反映水利的重大题材，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水利宣传工作和文学工作的组织者来说，一直是我心中的企盼。这种体裁，既是“报告”的，又是“文学”的。这种来源于生活并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文体，加之以文学特有的生动形象化描述，对于那些热心了解水利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味美质佳的精神食粮；对于那些以传播水利为己任的业内人士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极好的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建设史上的重大题材可谓多矣！尤其是在黄河、长江这两条被称为中华民族母亲河上兴建的重大水利（水电）工程，可以说牵挂着无数炎黄子孙的心，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甚至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

三门峡，对今天的年青一代来说，已不是一个十分熟悉的名字，甚至听起来还有点陌生，但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曾是一个多么辉煌、多么激动人心的名字呀！那时，诗人贺敬之以浪漫主义的笔调抒发着三门峡建设者改天换地的豪情：“展我治黄万里图，先扎黄河腰中带。神门平，鬼门削，人门三声化尘埃！望三门，门不在。明日要看水闸开。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银河星光落天下，清水清风走东海。”这是一首在我充满青春浪漫的那个年代里，高颂着伴我一起成长起来的雄壮诗篇。然而，就是围绕着三门峡这项水利工程的兴建，又有谁能说清楚，其间充满了多少曲曲折折，多少恩恩怨怨，多少反反复复，多少观点纷争，又有多少风流人物伴随而来。直到今天，三门峡依然是一个备受世人关注、备受争议的工程。一个工程，其间蕴含了多少人想听也听不完的故事、多少人想弄明白又弄不太明白的问题。这一切伴随着黄河的一泻千里奔涌在华夏大地上，也奔涌在人

们的心中。最让人感慨的是，三门峡工程有因规划设计上的失误而造成的改建，有因对自然规律认识的不清而导致的不良后果，也有一些人因持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右派”的传言，还有那几十万移民背井离乡的心酸史……伴随工程建设的前前后后，以至今天还存在的治黄观点上的不同，使我们一些习惯于“正面”宣传水利建设成就的业内人士，仍不愿触碰三门峡问题，甚至出现不愿涉及而“退避三舍”的惯性心理。

三门峡在文学创作上也似乎成了一个“禁区”，涉猎者少之又少。当年贺敬之的诗句是豪壮的、浪漫的、充满革命主义激情的，但毕竟是那个时代的声音。经过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再来写三门峡，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杂心态和情感纠葛呢？沉淀的历史、深刻的反思和从实践中获得的真知，让人们对治黄从盲目变成了理性，从热望变成了冷静，将激情化作了科学。如今，我特别期待有人能为此投笔一书。怀埭不负众望，勇敢地站了出来——

那是去年水利部与中国作协联合组织“行走黄河看水利”作家采风活动，走到三门峡这一站时，怀埭便暗下决心，将要投笔一搏，写一写这“敏感”的三门峡工程。“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有领导和同事劝我别写三门峡，说它‘复杂’、‘敏感’，说它是‘雷区’、‘火药桶’，‘弄不好会蹿响了地雷，引爆了炸药，炸了自己，也炸了别人’，云云。我虽然有些‘惶恐’和纠结，但还是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执意要把我用脚量到的，用眼睛看到的，用耳朵听到的，用心悟到的，统统借助于键盘表达出来……”后来，当我读到怀埭的这段文字时，顿生对他的敬佩之情。以我对他性格与才学的了解，相信他一定可以写得出来。果不其然，不久我就在《大江文艺》杂志上看到了这篇十几万字的报告文学——《在悲壮中崛起的三门峡》（校样）。字里行间，我深深感到怀埭是带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尽可能客观、全面反映三门峡工程的恳切愿望去写的，尤其是把三门峡工程的教训和痛定思痛后的反思写得十分到位。

怀埭曾坦诚地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刻意地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去反映三门峡工程。一位有经验的作家曾建议他写报告文学这种体裁时，文学性要浓一些，情节尽可能刻画得生动一些。我则对他说，因为三门峡

题材的特殊性，应该在治水理念的表述上，条理要更清晰一些，笔墨分量要更重一些，运用逻辑的力量，让读者被你所反映的立场、思想、观点所吸引，一环扣一环，紧紧抓住读者的心。这样，既有文学的形象魅力，更有科学的信服力量。他完全赞同我的观点，而且在作品中充分彰显了理性和逻辑的力量！

在三门峡建设史上，有背负民族复兴、国家强盛重任的领袖人物，有把毕生献给黄河的大禹传人，有以血汗之躯筑起巍峨大坝的千万普通劳动者，有故土难离却不得不背井离乡，为三门峡做出奉献的三秦父老乡亲，还有那些在回望历史、反思得失中肯于向真理低头和“投降”的人……感谢怀椿，他在文章中客观、生动地再现了这些人物的风采和他们的故事。

三门峡工程是悲壮的。对于三门峡工程的“悲”，特别是“悲”产生的背景、根源，还有三门峡工程经过两次大改建和三次改变运用方式后在泥沙中崛起、在风雨中担纲的积极成果，作者都做了实事求是的描述和评价。但作者并没有武断地对三门峡的未来下一个结论。他秉承着一个作家的良知和历史责任，以一个记录者的身份还原了三门峡工程的建设始末，并提示读者，应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历史的三门峡、今天的三门峡以及未来的三门峡。至于三门峡的得失成败，还要从一个更加长远的历史实践中去检验，从大自然不断演进的生态变化过程中去把握，还是让未来的实践得出结论吧！

正如作者所言，黄河是一本复杂而厚重的大书，而三门峡工程则是一个至为重要的篇章。历史在延续，自然在变化，社会在发展，黄河水长流。让我们在历史的黄河中和未来的黄河中以三门峡这一章节为起点，以更加积极探索的科学精神，以更加坚持真理的求实态度去读黄河吧！

有感而发，信手写了以上这些话，是为序。

王经国

2012年10月30日于北京

作者系中国水利文协副主席、高级编辑

C 目录 Contents

序 一/1

序 二/5

引 子/1

第一章 千秋梦想/3

1. “每年都要溃几个窟窿”的“黄大户” /3
2. 华夏民族与黄河泛滥抗争了 4000 年 /14
3. 毛泽东的“千古一问” /31
4. 锁定三门峡坝址 /40
5. “一个战胜自然的伟大计划”横空出世 /56

第二章 二士谔谔/61

1. 黄万里、温善章说“不——” /61
2. 一次未能改变历史的讨论会 /73

第三章 悲从中来/89

1. 高峡出平湖 /89
2. 黄河亮出“泥沙之剑” /100
3. 殃及池鱼 /103
4. 三秦父老“状告三门峡” /107

5. 悲情苦涩的移民史 /114

6. 黄万里的人生苦旅 /125

第四章 亡羊补牢/133

1. 周恩来会同水利专家为三门峡“把脉开方” /133

2. 起死回生 /150

3. 风雨中担纲 /160

第五章 后事之师/165

1. 痛定思痛后的反思 /165

2. 治黄认识的一次飞跃 /181

3. 河工的镜鉴 /184

4. 泥沙专家的摇篮 /187

5. 调水调沙——治黄“大合唱”的雄浑乐章 /201

第六章 何必炸坝/215

1. 渭河洪灾引发新一轮三门峡存废之争 /215

2. 牵动人们神经的潼关高程 /220

3. 渭河洪灾真的“祸起三门”吗？ /224

4. 三门峡大坝非要炸掉吗？ /229

结 尾 路在何方/239

附 录 托起理性的太阳/245

后 记 一次难忘的行走/261

引子

2011年5月12日，“行走黄河看水利”作家采风团一行来到三门峡市。来不及洗去满脸的征尘，作家们便走进了三门峡市明珠宾馆13楼会议室，准备与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的同志进行座谈。抬腕看表，此时已是下午5点多。

还没等主人致“开场白”，一位作家便急不可耐地把窝在心中已久的问题抛了出来：“当年黄万里先生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但后来水库还是建起来了，听说出了很大问题。有人说这是个失败的工程，甚至提出要把三门峡炸掉，你们谁能用简单明了的话把三门峡的事说清楚？”

看这问题提的，火辣辣的，让主人很难回答。

实事求是地说，在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没有一个工程像三门峡水库这样，从“十月怀胎”（规划设计、施工建设），到“一朝分娩”（下闸蓄水），再到“长成大人”（投入运用到现在），一路走得曲曲折折，跌跌撞撞，不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议论的热门。其实，不只是这位作家，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三门峡简直就是水利工程反面教材，从它孕育那天起，质疑与非议，谩骂与指责，揭露与清算，几乎没有停止过。不信，您打开互联网输入“三门峡水库”几个字，就会出现连篇累牍的评价文章，贬多褒少，诸如“渭河灾起三门峡水库”，“三门峡水库成泥库，毛泽东曾提议将其炸掉”，“芸芸专家搞的360米的‘虚高水位’，是留在历史和科学发展长河上的虚假刻度”，“折戟三门峡水库教训，折腾30多年仍回原点”之类的字眼，带着冲天的怨气，带着喷火的怒眼，充斥着页面。

三门峡工程怎么了，它真的像好些人口诛笔伐的那样一无是处甚至

十恶不赦吗？

为了还三门峡工程的本来面目，尽可能向人们展示一个客观真实的三门峡，我当时就在心中“拍板决定”：这次黄河采风，就写三门峡，写它的光荣与梦想，写它的坎坷与悲情，写它的不服与无奈……

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有领导和同事劝我别写三门峡，说它“复杂”、“敏感”，说它是“雷区”、“火药桶”，“弄不好会蹿响了地雷，引爆了炸药，炸了自己，也炸了别人”，云云。我虽然有些“惶恐”和纠结，但还是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执意要把我用脚量到的，用眼睛看到的，用耳朵听到的，用心悟到的，统统借助于键盘表达出来……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行走黄河看水利”采风团成员在三门峡大坝前合影

第一章

千秋梦想

1. “每年都要溃几个窟窿”的“黄大户”

日月经天，黄河行地，汪洋恣肆，一往无前。

黄河是一条古老的河，她从呱呱落地到于今，已寿高百万岁以上。

在距今 3500 万年至 160 万年之间，躁动不安的地球导演了石破天惊的“喜马拉雅运动”，伴随着三次猛烈的抬升，青藏高原横空出世。在天崩地裂的剧变中，一条由大小湖泊串通而成的大河奔涌着咆哮着诞生了——她就是被后世称为“河”、“黄河”的初始状态。距今 10 万年左右，经过数万年的开沟穿谷，她奔腾的身段到达现在的河南郑州桃花峪一带。再后来，她以磅礴之势挟带着黄土高原的泥沙，就像“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的精卫鸟一般，日夜不停地沉沙造陆，不断铺洒，不断长长，终成万里身躯、泱泱巨川，为中国第二大河，世界第五大河。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

黄河，宛如一条腾越的巨龙，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列宗盆地的涓涓细流开始，迈着轻盈的脚步一路东行，越过青甘的崇山峻岭，在流经黄土高原时，被迫挟沙疾行——先是自南向北再转东横跨宁夏、内蒙古的河套平原，再由北向南奔腾于晋陕峡谷，破“龙门”而出，在西岳华山脚下的潼关掉头东去，夺三门，闯邙山，直射中原，横穿齐鲁，“一路落天走东海”……流经 9 个省（自治区），汇纳千余条大小支流（40 多条主要支流和 1000 多条溪川），行程 5464 公里，流域面积 75 万平方公里……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河，她的名字叫黄河。

其实，黄河原本不姓“黄”，而是称“河”或“浊河”、“大河”。只是因为流经混沌苍莽的黄土高原，泥沙俱下，河水浑浊，把水染成黄色，自汉代始，人们才给她冠姓为“黄”。“黄河”一名最早出现在西汉初年。《史记》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有“使黄河如带”的字样。到了唐代，“黄河”的名称才渐渐深入人心，被人们所普遍接受。

黄河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雅名——“德水”，这是千古一帝秦始皇敬奉的。嬴政扫六合后，笃信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五德”指水、火、木、金、土五种德行或性能；“五德终始”指这五种性能从始到终、终而复始的循环运动，邹衍以此作为历史变迁、王朝更替的依据）。按照邹氏的推演，黄帝时，天降黄龙和地螾（蚯蚓）之瑞，于是黄帝以土德而王；大禹时，天降草木至秋冬时节仍然繁茂之瑞，于是“木克土”，夏以木德而王；商汤时，天降“金刃生于水”之瑞，于是“金克木”，商以金德而王；文王时，天降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之瑞，于是“火克金”，周以火德而王，并预言“代火者必将水”。这样，历史的发展就变成了“五德循环”。大秦帝国是以水德而王天下——秦代周，水胜火，故“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

近代以来，感恩于黄河对中华民族的滋养哺育，炎黄子孙又把“母亲河”的尊号恭恭敬敬地献给她。

黄河，黄土，黄种人。

“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汉书·沟洫志》）——黄河为“四渎之宗”、“百水之首”，是中华民族摇篮，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和顶礼膜拜的图腾！

千万年来，九曲黄河奔涌着、咆哮着，更哺育着、创造着，她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蓬勃向上的动力之源；她一个接一个的拍岸惊涛，激荡出华夏民族的灵魂之光，演奏出中华文明的雄浑乐章。

悠悠岁月中，西侯度人、蓝田人、大荔人、丁村人……相继在黄河及其支流两岸的林莽中挥动着石块、木棒踽踽而行，为摆脱蒙昧、洪荒，开辟通往文明的道路，披荆斩棘地跋涉着，满怀憧憬地前行着，并

在劳作进化、繁衍裂变、迁徙交融中绽放出绚烂多彩的文化之花。进入新石器时代，仰韶人、龙山人用伟大的创造力奏响了古老黄河文明嘹亮的序曲。

黄河文明的形成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这一时期，神州大地到处燃烧着文明的火焰，长江流域有巴蜀文明、江汉文明、太湖文明，黄河流域有甘青文明、中原文明、海岱文明，东北方则有燕山地区文明等。但随着岁月的洗礼，有的文明中断了，有的文明走向低谷，只有黄河文明，就像来自天边的黄河之水，尽管发轫之初不过涓涓细流，但在愈行愈远的进程中，吸纳百川，愈流愈宽，终成浩荡磅礴之势——可以说，中华文明最终是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集大成的！

河图与洛书，中华文明之源头。相传上古伏羲时，今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创制八卦（后人据此衍生《周易》），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又相传大禹时，今洛阳境内的洛水浮出神龟，背负“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确定九章大法（后人将其整理为《尚书·洪范》），治理国家。“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华夏文明由此肇始。

夏商周三代，“郁郁乎文哉”，黄河文明独领风骚。

进入秦汉以后，黄河文明达到鼎盛。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风流人物把黄河文明推向了辉煌的峰巅；由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组成的“四大发明”，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进步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近代中国饱受外夷的侵略，怒吼的黄河，不屈的黄河，坚强的黄河，成为中华民族英勇抗击敌寇的精神支柱。

但是，这条孕育华夏文明、维系炎黄血脉的母亲河，同样像一位有着严重缺陷的伟人，有时会换上一副桀骜不驯的面孔：“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孟子），吞没田地，毁坏家园，“吹沙走浪几千里，转侧屋间无处求”（王安石）。

黄河的狂涛怒浪所制造的灾难一直噩梦般笼罩在中华民族的头上，